

陌上的荠菜

李树侠

荠菜在老家是最平常的野菜，所谓野，就是名不正言不顺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听母亲说过，饿肚子年代荠菜曾作为充饥之物，上过餐桌，但是缺油少盐，难以下咽，所以她那一代人，看到菜地边自生自长的荠菜，皆生出满脸厌恶，非得除掉而后快。受了母亲的影响，我对这荠菜也无半点好感。及至后来闲翻《诗经》，看到“天生此物，为山居赐”之说，不禁对自己想当然有了自省，生起对荠菜的好奇之心。

如今在我们小城，冬天刚刚收尾，向阳的坡埂，菜地边，水塘四周，小河两岸，荠菜已然潜滋暗长——先是冻松的泥土上，冒出点点新绿，等第一场春雨过后，细细的小南风一吹，它们就齐刷刷地探出头，七八片叶子团团围坐一起，在根部形成绿色的蜗状。这个时候是采摘的最佳时机。晴好天气，那些提着小篮子，蹲在地头的女人，一准是寻宝一样在寻荠菜。等二月一过，它就一天一个样，风追了似的蔓延，每一棵荠菜都兴致勃勃地撑起一竿子细碎的白花，招摇于畦头畎尾，自然是吃不得，只有等着老牛去啃。

我上班的地方靠近小村庄，有了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，一到午休时间，我就和同事去缓坡上挖野菜，蒲公英、野芥菜、车前草、苦苦菜，都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当然这些野菜之中，荠菜是我们最喜爱的。我跟同事说，它味道鲜，闻起来香，不仅可以做火锅中的烫菜，下面条，还可以凉拌花生米或者剁碎了包饺子，说得她一脸的向往一脸的跃跃欲试。

其实想吃荠菜，也可以去街头买。乡下的婶子大妈，趁着好晴天，铲掉地头大白菜，顺手薅几把垄沟的荠菜，等到次日清晨，在菜市场找个空地铺上块塑料布，不用吆喝，几分钟荠菜就会脱手。城里人被化肥和农药侍候的大棚菜折腾得味蕾寡淡，就想尝尝鲜吃个味儿。

但吃着买来的荠菜，就如同一个手艺极好的匠人，披挂着别人打磨的金首饰一样，功夫是省了，总觉得少了自己随心所欲的创意。吃荠菜也是，即使做得再好，吃的趣味却非常寥寥。最好还是自己挽一只竹篮或者一个塑料袋，带把小铲子，蹲在野地里去搜寻。

寻荠菜得有一双火眼金睛，它善变。在土壤瘦瘠的向阳坡地，它长成灰紫色，匍匐于地，必须你弯下腰贴近地面仔细辨认才能找到。这样的荠菜吃起来韧劲大，要多嚼几口，但是香味特浓。长在菠菜和茼蒿菜间的荠菜，可能不屈服于“家”菜的压力，一个劲儿往上长，叶片嫩绿，叶径细长，一错眼就把它当成菠菜了。要是它长在河堤上，颜色也和绿草相似，可能是无遮无挡，她就随着性子长成一坨，大如菜碟，可是你一眼瞧去，也不容易发现。有时候，你寻得眼睛发花，到处是荠菜，又不是荠菜，忽然，你一定神，一棵肥嫩的荠菜正趴在土地上呢！得来全不费功夫，你会激动得惊呼，那份如同得到珍宝的喜悦瞬间充溢全身。如果好运，也会遇到成片生长的荠菜，一盏茶的功夫，你

就可以采到一大篮子新鲜柔嫩的荠菜，走在灿烂的春天里，真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。

我吃得最美的荠菜，是春节姐姐包的荠菜卷。

大年三十晚上，第一次在娘家过年的姐姐说她要做个荠菜卷，让大家分享她的拿手绝活。我吃过荠菜饺，但是荠菜卷还真的没瞧见过，所以很是期待。姐是那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人，我们姐妹仨中，她最得爸妈和奶奶欢心。小时候出门干活，只要姐一唤上我，妈妈就要嘀咕几声：吹笛子还非得找个捺眼的。言下之意我就是那个吹不成笛子只能捺眼之人，纯属多余。也是，什么挑花绣朵的精致活儿，姐瞧上一眼，就能发挥到极致，做菜也是。她远嫁省城，常常念叨自己像在空中楼阁中生活，离了老家就接不上地气。每次回来，端个手机这里拍几下，那里拍几下，似乎要把乡下的花花草草左邻右舍都要揣在手机里带回城。

年初一抽个空子，我们姐妹仨就去田野了。老家真是好啊，麦苗刚刚从一场冬雪里苏醒，只露出半截绿油油的茬儿，油菜还未开花，只是将灰绿的叶子铺满地垄，都是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。而在田间地头，荠菜已经东一棵西一棵地露了头，像是谁故意给我们种上似的，又像是它们一起约好在等我们，用不着低头去找，触目都是，我们雀跃起来。才一个时辰，就满载而归。

着手做蛋卷了，姐姐将荠菜洗净，削几个大荸荠，连着半块肥瘦各半的五花肉放进去剁碎，先撒盐，再用生抽拌好待用。姐吩咐妈妈找来个平底锅子，她切了块肥墩墩的猪肉块，在烧红的锅底来回擦几下，把先前搅好的鸡蛋液倒上，滋溜一声，盘子大的蛋皮煎好出锅了，一张张摞在一起。等稍稍冷却后，姐把荠菜馅均匀地铺进一张张蛋皮，卷巴卷巴，两头折起来，码放好放进冰箱冷冻。吃的时候拿出来蒸三五分钟，再斜着切开，依次摆放在盘子里。看吧，白玉一样的盘子，金黄的荠菜卷，再撒上一把碧翠的香菜末，浇几滴麻油，那色啊，香啊，味啊，全都出来了。初三那天妈妈家来了满满一大桌客人，荠菜卷刚端上桌子，就被风扫残云一抢而空，吃得两个老姑奶奶只咂着豁牙的嘴。

后来，我也试着在家做荠菜卷子，但是做不出姐姐的味道。一样的荠菜，一样的佐料，一样的做法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偶尔一天读到周作人写《家乡的野菜》时说，他的故乡的记忆里，首先便是浙东的荠菜。他又说“我的故乡不止一个，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”。他说得极淡，但谁能说那里面没有渺远而又清悠的乡愁。我想，姐姐能把一个家常的荠菜卷做得那么精心，做出那种特殊的味道，一定也掺了许多乡愁在里面吧。

现在，又到了荠菜漫坡的时候，我所在的小城，也是“春日迟迟，卉木萋萋”了，那个昔日从陌上缓缓归来，手提一篮子荠菜的人，想必也在异乡的街头，遥望南方小城，静享着这大好春光。



花儿红 周龙兴 摄

那些夜晚的闯荡

孟芹

夜里三点多醒来，发现屋里洒满柔和的月光，一室银辉，即使不开灯，屋子里也亮亮的。

起来上了厕所，喝了水，又一头栽倒在床上。

这样的时刻，远处国道上的车声弱了，街道上轰隆轰隆盖房的机械声也都停下了，褪去白日的躁动，四下很安静，世界很安静。好像是一个世界关上了，另一个世界才刚刚打开。月亮是夜空的主宰，但她美丽，温柔，绝不盛气凌人。她总有叫人叹息和低徊的魔力，在月色下，醒着的人会有一千种自由的顾盼。

想些什么呢，没有，思绪静止如湖波。说些什么呢，不必，就这么静静地感受着夜色温柔，我想不过十分钟我又会沉沉睡去。月光就像一叶小舟，一下一下的，托着我在夜色的桨声灯影里摇曳而去。下一分钟，或许会有甜蜜的梦，我就这么毫无防备地拥着月的光辉进入梦乡。

常常怀念小时候。若说夜晚，最爱的还是夏天。夏天晚上可以一家人漫不经心地吃顿晚餐，白天赶活都很忙啊，只有晚上才能慢下来。我从小就是夜猫子，妹妹摸黑就睡，我呢，吃完饭就搬个小板凳出门去啦，扎到老头老太太堆里听故事。我爱的真的是故事吗，我想其实是时间慢慢流逝带给人宁静悠长的感觉而已吧。

若是有明月，能看得见附近的山林和房屋，还能听见小河的流水声、青蛙成群结队聒噪的乐声。有时会有一个鬼火团从远山上空飘过，老人们就打开话匣子讲起各种离奇古怪的事。

只有我一个小孩，不说话，会安静地听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月色下的寂静村庄埋藏着生生不息的力量，我喜欢这些鲜活的村人，他们永远谈笑风生，就像敲打就能听到回

声的古老岩石，那么亲切，那么顽强。

有时候我也会跑得更远。比如邻村放电影时。我们是小村，旁边的村都是大村，一村顶我们六七个，所以他们每年包的电影场次要比我们村多得多。在我十岁左右的年纪，户外银幕电影还是很稀罕的。我妈晚上从不出门，我爸出门从我带我，所以，我就一个人出门了。没有路灯，最希望天上亮一盏明亮的月亮灯，伴着我走过两里地的夜路。

有一回从路边闪出一个疯子，可把我吓得够呛，他自己呵呵地傻笑，我赶紧撒丫子跑开。我最怕的不是路上撞见疯子和鬼，因为我小时候战斗力很强，鬼故事也听得多了，我最怕的是蛇，从小到大怕得要死。

有一次去邻村看的是《画皮》。许多大人都说多恐怖。有多恐怖啊，我也是看过电视剧《聊斋志异》的小屁孩了，对于一个不惜跑夜路看电影胆子阶段性肥大的野丫头来说，算不了什么。但最终有好多镜头是捂着脸看过去的。

李娟有一本书叫《走夜路请放声歌唱》，“戈壁滩上，只需一棵树，就能把大地稳稳地镇在蓝天之下。阿尔泰茫茫群山中，只需一片纯真，走夜路也能无所畏惧。”我无所畏惧的前提条件是一定要有些许月光给我撑腰。小孩子脑瓜里还没有什么大奸大恶的概念，走夜路可能有很大的危险，也全然不知。大人从不干涉我出门，也许人们对世道有着绝对盲目的自信，以为坏事不会发生在一个纯白无辜的孩子身上。

那些夜晚的闯荡，是而今不会再有的冒险。人越大，胆子越小，慢慢知道有太多事情自己无法预料，所幸先求个避祸家中，平安大吉。